

在史料与传奇之间

——陆阳笔下的苏南模式溯源之路

□ 闫卫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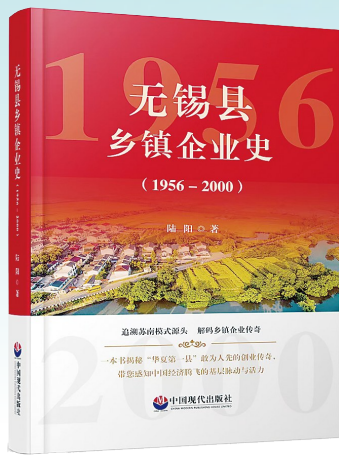
翻开陆阳老师写的《无锡县乡镇企业史(1956-2000)》，时光仿佛倒流至1956年那个春寒料峭的早晨。在无锡县东亭乡，数十位满手老茧的农民，正围着一间简陋的工棚筹建名为“春雷”的造船厂。这个如今看来平凡的乡村作坊，却如它的名字一般，在沉寂的中国农村大地上炸响了第一声惊雷。陆阳以史家的严谨与作家的温情，将这段尘封的岁月徐徐展开，在史料与传奇之间，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乡镇企业的壮丽史诗。

陆阳先生写史，像老匠人雕刻石碑，每一刀都力求精准深刻。他不满足于档案室中泛黄的纸页，而是走进尚存的老厂房，倾听八旬老厂长用浓重的无锡方言，讲述那个春天如何凑钱、如何寻料、如何“瞒着上面偷偷干”。书中引用一位老社员的话：“我们哪懂什么办厂？就知道光种地，永远吃不饱。”这种贴着地皮的写作，让冰冷的历史有了温度。

在追溯无锡“双源头”传统时，陆阳不厌其烦地查阅杨氏兄弟的家书、商号账本，在故纸堆中钩沉索隐。他发现，早在春雷造船厂之前，这片土地的工商血脉已流淌百年。从清末民族工商业的萌芽，到社队企业的艰难兴起，历史的延续性被他用细密的针脚缝合起来。“苏南模式”并非凭空而降，而是深植于这片土地的必然产物。

书中对乡镇企业发展阶段的划分尤为精准：从1956年社队企业的萌芽，到1979年改革开放后的“异军突起”，再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的改革发展，每一个转折点都有详实的史料支撑。陆阳通过梳理政策文件、会议记录与基层报告，再现了乡镇企业如何从“围绕农业发展社队工业”的探索，逐步成长为农村经济的支柱。

1984年，无锡县首创“一包三改”，将农业



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引入乡镇企业。陆阳记下一个细节：前洲镇一位副镇长连续47天睡在办公室，因为“每天都有几十个厂长来找，问题像潮水一样涌来”。书中没有刻意美化这场改革，而是如实记录其中的困惑、争吵与泪水。一位技术员因改制下岗，在厂门口蹲了三天；一位老会计面对新制度，把算盘打得噼啪作响却总也算不对账。这些被宏大叙事忽略的细节，在陆阳笔下熠熠生辉。他说：“历史不是由成功者书写的，而是由亲历者构成的。”

在专记“苏南模式”的章节中，陆阳通过个案剖析，生动诠释了“三为主一共同”的内涵：以集体经济为主体，以工业为主导，以市场为取向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。他引用一位乡镇企业家的回忆：“我们办厂不是为了个人发财，是

为了让全村人过上好日子。”这种朴素而坚定的信念，成为苏南模式最动人的注脚。

写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时，陆阳展现出史家的勇气。他不回避那段日子的阵痛——集体资产的流失、工人下岗的迷茫、干部转岗的困惑。但他更重要的贡献在于，通过梳理会议记录、改制方案、职工签名册等第一手材料，还原了这场变革的复杂面貌。

陆阳在后记中道出写作的初心：“写这本书，像是在打捞沉船。每一块碎片都很珍贵，因为它们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。”他确实做到了。通过走访近300位亲历者，查阅上千卷档案，他让那段渐行渐远的历史重新变得清晰。书中没有高深的理论，没有刻意的煽情，只有扎实的材料和克制的叙述。但正是这种克制，让历史自己开口说话。那些骑着自行车跑业务的供销员，那些在油灯下学看图纸的农民，那些顶着压力支持乡镇企业的基层干部……他们不是经济学课本里的案例，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。陆阳用他的笔，为这些普通人立传，为这个特殊的时代作证。

在专记“华夏第一县”中，他不仅记录了辉煌的成就，也反思了发展中的不足与问题——环境污染、资源瓶颈、管理滞后。这种不避讳、不隐恶的史家笔法，让这部著作更具思想深度。合上这本厚厚的历史，那些在田野上点燃工业之火的人们仿佛就在眼前。他们的勇气与智慧，困惑与坚持，在陆阳的笔下得到安放。这部《无锡县乡镇企业史》不仅是一部经济史，更是一部人的史诗。陆阳用他特有的史家笔法，在史料与传奇之间找到平衡，让我们看到：真正的历史，永远活在普通人的故事里。正如他在书中所述：“乡镇企业的传奇，始于田野，成于奋斗，归于记忆。”而陆阳自己，正是这段记忆最忠实的守护者。

时光在书页间缓缓流淌，我循着文脉溯源，穿过唐诗的豪迈奔放，越过宋词的婉约深情，踏入元曲的清雅灵动。闲览汉赋的铺陈恢弘，追慕赤壁的千古风流，登临滕王阁的层峦叠翠，静赏醉翁亭的山水意趣；细听《进学解》的谆谆教诲，朗诵《师说》的师道箴言，笔墨书香漫过岁月长河，浸润了又一年的朝朝暮暮。三百六十页日历，本是素白无华，却因笔墨浸润、文脉滋养，每一页都飘荡着沁人心脾的墨香，每一页都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门。那一页页纸笺，是与先贤隔空对话的窗口，字句间皆是古人的风骨与智慧；亦是自我修养的净土，在阅读与感悟中，沉淀心性，丰盈灵魂。

读《吊屈原赋》，让我读懂了屈子的忠贞赤诚与家国情怀，那“宁赴湘流，葬于江鱼之腹中”的决绝，那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坚守，如明灯照彻心宇，让我于纷繁尘世中，守住内心的澄澈与赤诚，不违本心，不负初心。读《五柳先生传》，让我沉醉于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淡然闲适，那“不戚戚于贫贱，不汲汲于富贵”的豁达，那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的随性，治愈了岁月里的浮躁与焦虑，教我于平淡日常中，寻得一份从容自在，安享内心的恬淡与安宁。读《进学解》，让我领悟到韩愈“业精于勤荒于嬉，行成于思毁于随”的治学真谛，那深耕不辍的坚守、精益求精的执着，既是治学之道，亦是立身之本，让我虽历经岁月沧桑，仍葆有勤学不怠的初心，在笔墨间求索不止。读《前赤壁赋》，让我沉醉于苏子的豁达通透，那“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；盈虚者如彼，而卒莫消长也”

的哲思，那“挟飞仙以遨游，抱明月而长终”的洒脱，消解了年岁带来的怅惘，让我懂得以豁达之心观世事，以从容之态度流年，于得失起落间，守住内心的平和与笃定。

在读古文背诗词之余，我还坚持用诗文反映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，书写乡村振兴的巨大变迁，笔下诗文章亦见诸报端。能以寸管歌颂祖国山河壮阔，礼赞家乡日新月异，尽一份绵薄之力，我心中满是欣慰与自豪。回首这本已然翻尽的日历，初启之时，不过是三百六十张空白纸笺，无繁花点缀，无彩霞辉耀，更无惊天巨澜的壮阔波澜。可一路翻来，晨昏诵读间，笔墨浸润里，每一页都留下了淡淡的脚印，或深或浅，或急或缓，那是与先贤对话的印记，是潜心学习的佐证，是修身养性的轨迹，亦是文咏志、以笔传情的初心留存。无数日夜的沉淀，无数页纸笺的积累，那些细碎的脚步层层叠加，化作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，镌刻着岁月的温度，承载着文化的滋养，丰盈了这一路的岁月更迭。

新的日历已然铺展，素白纸笺静待描摹，望着那一页页崭新的空白，我心潮澎湃，满心期许，认真规划着每一页的色彩。愿往后的日子，依旧与诗书为伴，与先贤为友，在文脉传承中安守岁月清欢。我虽年过七旬，鬓发已霜，步履渐缓，幸得书香常伴，岁月自有温润底色。往后余生，我将依旧执卷慢行，静读朝夕，在墨香氤氲中沉淀心性，在与先贤的对话中安放身心，更会笔耕不辍，以诗文续颂家国盛景，让每一个平凡日子，都浸着书卷的清润，让往后岁月，安然守得一份书香绵长，文心滚烫。

□ 高满应

卷香润流年

荐书 新华书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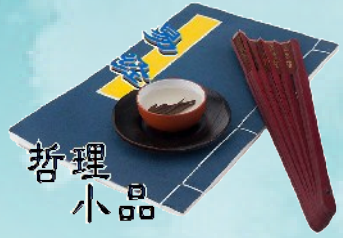
《心向光明：邹韬奋传》：

以笔为刃铸风骨
心向光明照初心



这是一部记录邹韬奋生平事迹和光辉精神的大长篇传记文学作品，全书以时间为经，以事件为纬，通过丰富的历史细节，真实再现了邹韬奋办报办刊办书店，以笔为刃捍卫民族尊严，将民主政治和抗日救亡的民族精神广泛传播以唤醒民众，成为文化抗战运动一面旗帜的人生历程。

作品聚焦“心向光明”的主题，生动刻画了邹韬奋先生热爱新闻出版事业，真诚地为人们服务，追求真理、追求进步，一心向党的伟大爱国者形象。



随之时义

大矣哉！

□ 梁镇川

一个“随”字，概括表述了人世间带有普遍性的形态。

随之的因时制宜的时代意义十分重大。

随卦，是《易经》的第十七卦。

随卦阐释的是追随、随和的原则，寓含泽中有雷，随机随缘的智慧。

随，有追随、跟随、随和之意，引申为沿着、顺从、听凭、放任、随便。

从卦画看，随卦是震下、兑上。下卦震，表示动；上卦兑，表示悦。内卦为动，外卦为悦；也就是说，外表是和悦的、乐观的，而内心里又是要行动的。动和悦都有随的意思，随动随悦，心悦即动，说白了就是乐于、愿意跟随。

单从追随、跟随这个随的主要词义来说，就有三层意思：一是随时随地，既讲到时间，又讲到空间，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占据着一定的时间和地点，“时、空”即概括了人生活动的全部；二是随机随缘，既讲到客观条件，又讲到主观意愿，机会和时机是客观存在、稍纵即逝的，你有没有机缘，能不能抓住机会，全在自己的主观意愿；三是随我我随，既要让别人随从自己，又讲到自己要随从别人，世间哪个人不是随我我随而能独立存在的呢！

随卦卦辞首先对追随、随和进行了概括的评价。“随，元亨，利贞，无咎”。因为己能随物、随人；人和物也能随己，而且随时随地、随机随缘，彼此随从，追随正义，追随光明，当然从根本上说，是亨通的，所以“元亨”；但追随是有条件、有原则的，必须以“利贞”为前提，这样才能“无咎”。短短六个字，高度概括了随从、随和、追随的要点。

接着，随卦象辞曰：“随，刚来而下柔，动而说（悦）随。大亨贞，无咎，而天下随时，随之时义大矣哉！”

这段象辞进一步阐述随之的时义。所谓“刚来而下柔”，刚指下卦震，柔指上卦兑，以阳卦健屈居于阴卦兑之下，谓之“刚来而下柔”，这就是“随”的形象。外动而内悦，动是随的行动；悦是随的意愿。随固然可以大亨，但必须贞才能无咎。因为，只有贞才可以通天下之志，得万民之心。天下之志通达，万民之心随顺，所以大亨、无咎。

这里，特别强调“天下随时”，就是顺从时代的主流，顺从自然变化的规律，顺从社会发展的规律，顺从人生动态的规律，追随光明，追随正义，追随真善美，都是无所不利，亨通顺利的。所以，“随”的“时义大矣哉”。

无论哪个时代，无论任何人，无论办什么事情，概莫能外，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普遍规律。随之的因时制宜的时代意义多么重大啊！

